

总有一些开学让人五味杂陈

【今日视点】

明天(9月1日)是开学的第一天,但浏览有关开学的新闻,却让人五味杂陈……

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的“降分福利”什么时候取消?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甚至在一些高校的招生章程中也有体现。据称,往年东北某高校录取本校子弟比其他考生低上百分之多。(《中国青年报》8月30日)

如果说电力等垄断行业的“垄断福利”滋生了垄断腐败需

要取消,那么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的“降分福利”更该取消,这也是教育腐败问题。

13年后再次较量,为什么中国学生体能还较差?1993年,一篇关于中日少年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罕见的中国教育大讨论:中国孩子表现不如日本孩子顽强,既有观念意志方面的原因,也有体能差异的原因;13年过去了,在有中、日、韩3国共320名大、中学生参加的体能比赛中,中国学生体能依然较差(《中国青年报》2006年8月30日)。

为什么在生活条件越来越越好和教育质量越来越高的今天,孩子们的体能却依然在退步,尴尬的应该是谁?开学了,值得深思。

还有多少民工子弟学校需要政府“开小灶”?浙江宁波市江北区教育局对流动人口子弟学校教师进行专门的免费培训,所有经费全部由政府埋单,包括教材订购、住宿餐饮、培训补助等(《现代快报》2006年8月30日)。就在北京某区对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一取(缔)了之的时候,宁波方面却以造

血的作法提高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师资力量,变堵为疏,值得倡导。当教育部门在开学之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公立学校的时候,流动人口子弟学校不能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

开学了,但这些新闻让人五味杂陈,这样的开学耐人寻味,开学了,教育之门打开了,但愿开学中更多蕴涵教育的公平、公开和公正之美,更多蕴涵对应试教育弊端的批判精神,更多蕴涵教育对弱势群体群体的关照,更多蕴涵教育的人性之美。(赵小婷 西安 职员)



“地球小姐”警醒女孩

“地球小姐”在南京充当陪酒女郎一事经本报披露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国内外反响之巨,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之所以说是意料之中,盖因时下选秀选美活动沉渣泛滥之际,“地球小姐”评选活动所暴露出来的丑闻只不过印证了公众久已有之的猜测和看法而已。

近日,中央电视台对此作了跟进报道。对于某些利益既得者而言,相信又会让他们增加几分恼怒之情,记得“地球小姐”报道刚在本报刊出时,有关方面又是声明又是新闻发布会地直斥报

道失实,俨然一副现代窦娥状。但随着黑幕越揭越多,真相逐步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有关人员全然没了底气——这更加说明,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是什么事情,欲盖弥彰的做法永远无法取代事实的本来面目。

“地球小姐”美丽光环的褪去,对于无数憧憬未来、追求梦想的女孩而言,值得警醒。起码,如果再有诸如“国际小姐”、“宇宙小姐”之类评选活动出现时,可以睁大眼睛,仔细审视,这是否又是一个毫无意义且又很廉价的肥皂泡沫……

“恐艾”还不如自爱

艾滋病,而今仍为不治之症也。故而“谈艾色变”者甚多。南京第二医院近日接诊一男,其言行令观者无不捧腹。此君出差来宁,灯红酒绿之夜,色迷心窍之时,遂与一陌生女子发生了婚外性行为。事后,此君突觉下体不适,且伴有低烧、咽痛、腹泻等,一切迹象都直指艾滋病之兆,其大骇,惶惶不可终日,数月内屡屡抽血验血,日日用消毒液对下体反复洗涤,且因此憔悴消沉,性格孤僻怪戾,并几欲轻生。

当下,医院为其郑重检

测,最终证实所谓艾滋病乃子虚乌有,皆系该男子“恐艾症”作祟。该男子闻之,不禁百感交集,犹如二次重生,更把医生当作再造父母,长跪不起,涕泪交加。

放眼芸芸众生,恐艾者当不在少数。列位皆悉“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若那男子不做出轨之事,又岂会因风吹草动而虚惊一场?列位,在下以为,与其“恐艾”,不如约束自己,行为检点,自珍自爱,倘如此,又何需杞人忧天?

南京话本

大桥四年五修 敲敲补补到何时?

昨晚起,南京长江大桥又开始了一轮为期22天的维修。2002年,长江大桥进行了建成30年来首次大修工程,此后几乎每年都要修桥,其中2004年一年就修了两次,2005年又修了一次。究其原因,归结到底就是维修不到位。

(8月30日《现代快报》) 据专家介绍,如果要想让大桥彻底焕发青春,必须进行彻底整修,相当于重新做桥面,这一来投资至少得2亿元。但谁来掏钱?在我看来,没人愿意出维修费用仅仅是有一方面的原因,出现这种“4年5修”的情况,完全是相关部门太注重眼前利益的结果。

由于大桥是南京城市内部通行的主要通道,一旦全面修整必须封闭交通,这对南北交通影响太大。所以,为了眼前利益就“杀鸡取卵”,只进行简单的修补,而不进行大修,反正简单修补后就可以继续使用,“明年坏了明年修,后年再坏了后年修”,反正小修的费用远没有大修多。尤其是这样可以保证通行,也就等于保住了眼前利益。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长江二桥的日交通量在3.2万辆左右,是其设计通行能力的一半;长江三桥日交通量在0.8万辆左右,为其设计通行能力的六分之一。而目前设计通行能力仅为1.2万辆的长江大桥,经过分流后,眼下日通行量仍达到了6万多辆。如此超负荷运转,这桥能不年年坏吗?而大量的本地车之所以不肯从二桥三桥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留下买路钱”。

这就是一个经济账到底该怎么算的问题。年年要进行维修的事实说明,大桥已经需要进行大修了,这样年年修下去,将来大修的时候要花更多的钱,失去维修价值,甚至在维修之前就出大事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就算是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暂时还不适合于大修,将每天的机动车通行数量降下来总应该能做到吧?如果将目前的日通行6万辆车降为日通行3万辆的话,还会出现“年年修”的情况吗?而市民们不去走二桥和三桥,不方便是原因之一,费用问题才是主要原因。而如果采用相应的方式把过桥的费用降下来的话,是不是既提高了二桥三桥的利用率,也减轻了大桥的负担?

(嘉宾主持 裴娇健)



“签字钞票”一声叹息

【漫话天下】
□裴娇健/文 葛生/图

武汉中小学开始报名,不少学校为防假钞,让家长在人民币上写学生名字。(8月30日《楚天都市报》) 人民币上签名绝对不妥,这一点学校心知肚明,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认为学校

很难想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有关人士表示,校方可购买验钞机当场检验,也可委托银行代收学费,或请银行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但这种说法也是不是太“专家”了?你说“校方可购买验钞机当场检验”,那得多少台验钞机?买验钞机的钱怎么出?家长不签字的话,出了假钞怎么说得清?你说

“也可委托银行代收学费”,但银行代收的费用又怎么出?在“在人民币上签名”这件事情上,教育局应该主动去和银行取得联系,让他们代收学费。银行也应该对这种带有诸多家长签字的钞票说不,督促学校改掉这种不妥的行为。一味在道德上指责学校,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

乌市城管怎么就不需要铁甲?

【公民发言】

日前,上海浦东部分城管队员开始装备钢头盔、防刺背心、防割手套和反光背心,三年内所有城管队员将人手一套。“铁甲化”城管并非上海首创,广州、北京城管早就纷纷装备特种防暴服装等新式装备,实现了“武装到牙齿”。

(8月30日《东方早报》) 由广州、北京再至上海,“城管铁甲化”有向全国发展之势。在与小商小贩的追逐中,城管完全是居于强势的,

当铁甲城管全副武装冲上街头进行执法时,会带给那些小商小贩们带来怎样的紧张与震撼?当自身安全有了进一步保障之后,有关部门又该如何去约束弥漫在部分城管队员心中的暴戾之气?人们的担忧并不在于城管穿上什么样的装备,而在于全副武装的城管是否能因此杜绝暴力执法:如果全副武装有助于缓和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这样的装备但配无妨;如果暴力执法的恶习依然如故,那么这样的装备就只能沦为暴力武器。究其本质而言,城管铁

甲化其实是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关系紧张的一个见证,铁甲化的过程固然强化了城管队员们的安全,但却可能导致小商小贩对城管的敌意加剧,而于缓和双方关系无益。

城管与小商小贩之间,从来就不该是敌对的关系。如果各地的城市管理者都能如同乌鲁木齐城管一样,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双方都是一副其乐融融的和谐相处景象,还需铁甲何用?是推广城管铁甲化还是把小商小贩当成宝?值得城市管理者们认真思量。

(王毅 辽宁 职员)

且看教育部何时兑现“支票”

【热点纵论】

暑假期间,东北某高校部分教职工因不满学校在去年的招生中对其子女的优惠政策作出改革,集体向校方抗议。这一事件也使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这一半公开的秘密更加公开化。

(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该校原来的规定是,教职工子女考480分,就等于普通学生考593分,其间相差100多分。今年学校只争取到一本线下20分录取的照顾政策。致使按照往年政策可以入学的部分本校子弟无法进入该校,于是抗议就发生了。

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又一次恨得牙痒痒。一方面,高考的100分可能也值几十万元的;另一方面,高校教职

工子女成绩不好也可以靠“世袭制”上大学;那么,这大学难道不是高校教职工投资办的私立学校?对于这种“靠山吃山”的特权,居然还会有争论,居然还有人觉得正确,居然特权减少还要抗议,难道这世界上真没有耻辱了?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8月2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违规录取的问题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姑息。并欢迎媒体曝光和监督。教育部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现在好了,《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东北一所高校曾降低100分录取本校子弟”就是一封向教育部的举报信。在这封举报信里,已经列举的学校有:东北一所高校、福建某大学、华中××大学、广州某高校、西北某高校等等。而且,以上提到的这

些大学,其对自家教职工子女高考照顾的都不是个别人,而是在“招生章程”中明确的政策,自然都涉及到一批人。如此严重的事,显然应该及时查处,决不能再姑息。

如果还要查清全国的此类情况,只要坐在家,把全国各高校的“招生章程”拿来审查一下,就知道哪些大学制定了这种政策。

教育部已经表明了态度,媒体又有了曝光和举报,下面我们就等着看教育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了。但会不会真的“发现千百起就查处千百起”呢?同时时间上也要有个限度,总不能几年查不出个下文。教育部,“支票”开出了,可什么时候兑现,我们都在翘首以待呢。

(殷国安 江苏 公务员)

“连坐”管理为何层出不穷

【公民发言】

《广州日报》日前报道,广东省中山市交警支队推出新举措:外来工若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其所在的企业将被处以“黄牌”。

中山交警部门的“创意”,看着眼熟。今年年初,郑州市委市政府就作出过类似的决定:今后对交通违章个人除了进行批评教育、给予经济处罚外,还要将本人与所在单位的评先、福利待遇等挂钩,或者让单位领导去领人、在新闻单位曝光等。郑州政府此举,曾被舆论质疑为“连坐”式管理。

中山交警部门的做法与郑州的决定如出一辙——将个人责任与其所属单位的责任捆绑在一起,如此便可利用单位的力量来实施对个人的管理。

尽管执法部门本意良善,尽管执行结果效果不错,有两个问题还是必须厘清:交警部

门有权给相关企业发“黄牌”吗?企业有权对自己的员工“采取相关措施”吗?

答案都是否定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交警部门有权就交通安全问题威胁企业,卫生部门是不是可以就公共卫生问题给企业发“红牌”呢?如此,显然是将责任的追究泛化了。没有任何条文能保障交警部门可以擅发“黄牌”。同样,企业也不是对员工的一切行为都有管理权。

效果良好的管理手段不等于合理的手段,这样的道理其实很浅显。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对此类“连坐”式管理乐此不疲,或是用了此般“创新”的办法,效果明显,或是因为加重企业的责任,管理任务就得到了分解——可是,手段的性质出了问题,只怕是社会效益最终弊大于利。因此,这样的“连坐”式管理不要也罢。

(汪晓波 上海 职员)

超女越来越成为权贵游戏

【异论锋生】

“家有超女是一场浩劫”,超女张美娜的妈妈肯定地说,除了给评委砸钱、花钱拉短信支持率,有些人竟然还通过通讯公司拉票。张美娜的爸爸就在新疆移动公司买了3000张卡,也就是45000票(超女赛制每张卡最多可投15票),总共花费45000元。据张妈妈称,女儿比赛结束,已举债9万元。

(《新疆都市报》8月30日) 如此昂贵的“超女”比赛,绝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负担的。超女标榜“想唱就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唱得响亮”。超女,首先就是个有钱人的游戏!长沙娱记张究就一语道破其中奥妙,“短信支持率是主办方是否选择该选手的重要标准之一,有了极高的人气,唱得好与不好已经不重要了,可什么时候兑现,我们都在翘首以待呢。”

山一角,据报道,比赛时就曾有家境较好的选手直接找到唱区导演,问“花100万人民币投短信,够不够?”超女更是一个有权者的游戏!去年就有传闻称某政府有“红头文件”为某超女拉票;今年,某网站一知名论坛又惊现一帖子,称山西某地政府为一位“超女”出资开拉票演唱会,所谓歌迷会,主办方竟是当地文化局和广电中心。

去年“超女”走红之初,有评论曾为此大唱赞歌,如今,面对明目张胆的“砸钱贿选”,我不知道,当事人会作何感想?其实,超女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商业活动而已。但一场没有多少公平可言的商业游戏,本身就是对商业道德的亵渎。长此以往,超女的路不会很长。

(林金芳 江西 教师)